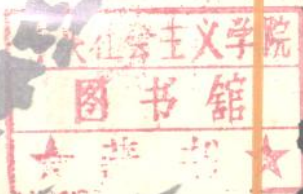


陈舜臣 著

卞立强 译

鄭成功



〔下〕



1247.5/15=15571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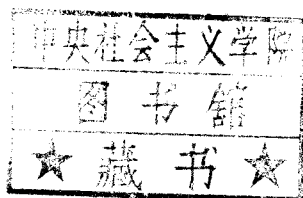
200088074

陈舜臣 著

卞立强 译

下

郑成功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 虹
技术设计 夏顺利
封面设计 石俊生

郑 成 功 (下)

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175千字 2插图

1983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3次印刷

印数30,001—118,000

书号 10115·461 定价 0.68 元

主要出场人物

- 郑成功** 父亲郑芝龙。出生于日本长崎。幼名福松。七岁回中国福建，改名为森。年轻时即担任郑家水军的统帅，为复兴被满族灭亡的明朝战斗。亦名国姓爷。
- 董氏** 郑成功的正室，比郑成功年长。
- 郑经** 郑成功的长子。
- 郑芝龙** 在长崎时为海商团首领颜思齐的部下，后为其继承人。在福建形成一大势力，曾梦想在中国南半部建立郑氏王国，在清朝与明朝之间摇摆不定。
- 统云** 日本名字叫统太郎。颜思齐的儿子，阿兰的异母弟弟。郑成功的亲信。
- 阿兰** 中国名字叫颜金兰。对父亲颜思齐的死感到怀疑，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，化装成女巫到处活动。
- 吉井多闻** 医生。与阿兰一起活动。在中国的台湾改名为闻吉。
- 郑鸿逵** 郑成功的叔父，郑芝龙的弟弟。郑军水军的总兵。别名芝凤，后来人们称他为定国公。
- 郑彩** 郑成功的堂兄。隆武帝（聿键）军队的副元帅。后来转为支持监国鲁王。
- 郑联** 郑成功的堂兄。和郑彩是兄弟。强烈反对郑成功的领导。
- 林一样** 郑军的情报员。绰号“大耳”。

- 甘 辉 郑成功军的中提督。DQ9/62
- 施 琅 原为郑成功军中的主要首领之一，被人称为“作战之神”。与施显、施贵为三兄弟。后与郑成功发生矛盾，投降清军，任总兵。
- 朱舜水 原来出仕于监国鲁王，赴日本筹措军费，结识统云，风闻郑成功北伐，满怀热情投其麾下。六十岁，文人。
- 陈方策 在南京的太学时与郑成功是同窗好友，后娶郑成功在南京妓院相好的妓女张少珠为妻。
- 淑 媛 文人画家程鸥波的女儿，统云的妻子。
- 张少珠 郑成功在南京学习时相好的妓女，后为郑成功的好友陈方策的妻子。
- 揆 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十二任台湾总督。
- 扬·樊德朗 荷兰援救台湾舰队的提督。
- 描难实叮 台湾普罗文查城的司令官。

预 言

厦门城是座小城，位于厦门岛的西南隅。当时城里住有郑军的官兵、官兵家属和原有的居民，估计加在一起会超过十万人。

在这厦门城内一块不太大的空场上正围拢着一群人，人群的正中放着一张不太高的台子，一个女人站在台子上，伸开双臂，眼睛凝望着天空的一角。

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。

她身上穿着一件当地人感到很奇怪的长衣服。衣服的颜色雪白，镶着红边；由于过长，一直拖到台子下面。不一会儿，她开口说话了。

“妈祖向大家宣告！”

她的语调庄严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拖长着声音。这奇妙的语调使得空场上的气氛显得更加异样。围着她的人群刚才还吵吵嚷嚷，这时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她说话时一会儿把脑袋仰向背后，一会儿又俯向前面，披散的长发在她的肩上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“星群中有一颗不听教海的星。我要赶走这颗星。这颗星今晚将在半山塘陨落！”那女人仍然用那个腔调这么说着。

一个穿着黑衣的白发老人站在那女人的面前，回头冲着人群道：

“我说，咱们问一问吧！是谁的本命星就要陨落？”

“好！好！问一问吧！”人群中又恢复了一片嚷嚷声。

“咱们问一问妈祖娘娘，是谁的本命星就要陨落？不行？行？好！要是指出咱们当中谁的名字，那也是命，咱们应当认命。大伙儿说行吗？”老人好象是大家的代表，叫他这么一说，人群又乱哄哄地表示赞成。

“离开星群、即将陨落的星是定远侯的星！”女人说道。她刚才是拖长着声调说话，这次的语调却是斩钉截铁，干脆利落。

人群中的喊声更高。这次是惊呼的声音。

“那女人住嘴！”人群中发出一声大叫，一个头上缠着绿布的汉子，分开人群向前走来。他来到台上女人的面前，一只手推开刚才那穿黑衣的老人，大声喊道：“喂！你刚才说了什么？你说定远侯的本命星要陨落，这是什么话！把她抓起来！”

“请老爷宽恕！请老爷宽恕！……这位大姐自己也不明白她说了什么。”被推开的黑衣老人紧紧抱住那汉子的脚，哀求着说。

“什么！？她不知道自己说什么？”那汉子恶狠狠地说。

台上那女人又露出茫然若失的样子，她的眼睛又一眨不眨地凝望着天空的一角。

“是的，是这样的！”黑衣老人仍然死抱住那汉子的脚不放，回答说，“这位大姐只是用自己的嘴转达妈祖娘娘的启示；妈祖娘娘只是借这位大姐的嘴……。”

“胡说！”那汉子踢开抱着他双脚的老人，大声地叱呵说：“胆敢用妈祖娘娘的启示来骗人！定远侯是咱们厦门岛的统帅，竟然说他的本命星要陨落，要赶走他的本命星！这完

全是造谣惑众！把她抓起来，送到衙门里问罪！”

那汉子大步走到台前，眼睛瞪着台上的女人。女人仍然是刚才的那一副姿态。她容貌端正，那一眨不眨的眼睛又大又圆，年岁看来三十刚出头。

“你这女人，跟我到衙门里去！”那汉子伸手要抓女人的肩膀。可是他的手指头刚一触女人的身子，就“啊哟哟”地大声叫起来。

那汉子好象还要挣扎，但身子已不能动弹，象被定身术定住在那儿，满脸通红，一个劲地哼哼，接着口吐白沫。他的手指头好不容易挣脱女人的身子，噗嗤一声，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。

“你们看，我早就说了！是妈祖娘娘附在这位大姐的身上，你动她一指头，可就了不得！大伙儿谁来帮个忙吧，快把这个人抬到医生那儿去！”老人蹲在汉子身边，抬头望着闹闹嚷嚷的人群说。

“好吧！咱们来帮帮忙吧！喂！你也来帮一把！这种时候才显出咱们把兄弟的交情！”

走出三、四个大胆的小伙子，把倒在地上的汉子抬了起来。

“喂！大家让一让！”

人群向两边闪开。小伙子们抬着那头缠绿布的汉子，从人群中穿了过去。

“看到了没有？那逞强的家伙口吐白沫哪！……还是那大姐有神通！”

“不是大姐，是附在她身上的妈祖娘娘！”

“倒下的那个家伙是个当兵的吧？”

“是吧。他生气是因为说了定远侯，大概是那个醉鬼将军的部下吧！”

“得啦！说是醉鬼将军，还不知道是谁哩！”

“不要紧！妈祖娘娘保佑咱们！”

由于发生这样的事，在人群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倒地的汉子身上的时候，台上的女人突然不见了。

厦门城内胡同小巷很多，自从郑家兄弟的兵团进驻岛上以来，毫无计划地乱建宿舍，到处是迷魂阵般的小胡同。那女人大概是钻进这些小胡同里去了。

妈祖是南海的女神。沿海的人们，尤其是船夫水手和他们的家属更是信仰这位女神。在南海上航行时，船上都供奉着妈祖，帆杆上都挂着妈祖旗，就连郑家的兵船也不例外。妈祖这个名字是福建地方的称呼，广东称这位女神叫“天后”。

据说过去有一个福建商人，在珠江口的海面遇上了风暴，他一祷告妈祖，立刻就风平浪静，免遭了沉船的灾难。这个商人为了报恩，在对岸建造了一座祭祀妈祖的庙宇。人们称这座庙为“妈阁”，后来就变成了当地的地名，这就是现在的澳门。

在中国的南部，尤其是在象厦门这样的海岛上，人们是绝对信仰妈祖的。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大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最近厦门岛上出现了一个自称是妈祖附体的女人。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。厦门岛并不大，如果是当地人，总有人会认识她的。可是谁也不认识她，看来是从什么地方新来的人。

“说定远侯的本命星要陨落，这会是真的吗？本命星要陨落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据说人都有自己的本命星，这个星就代表他的命。说本命星要陨落，就是说这个人要完了。”

“干脆说，就是这个人要死吧？”

“嘘！小声点！”

“那个糟踏人的将军死掉也好，咱们邻居黄大爷可惨啦！他闺女叫这个将军给抢走了，整天在家里哭哩！”

“妈祖娘娘真的附在那女人的身上吗？”

“今天晚上就会见分晓。”

“天快黑了，咱们快回家吧！”

闹闹嚷嚷的人群散开了。

空场上只剩下一个人。这是统云。他抱着胳膊在深思着。

统云早就知道郑联的名声很坏。叫他吃惊的是那个女人怎么会知道要在半山塘暗杀郑联。那个女人他是认识的。那女人好象也注意到了统云。

统云想追上那女人。但他想想又停下了。——他必须去参加邀请定远侯的宴会。

郑成功答谢堂哥的宴会在虎溪岩举行。

这虎溪岩别名玉屏山。据说山顶上有块岩石形如虎口，因此起名为虎溪岩，山里有座寺庙，叫玉屏寺。它的别名当然是由此而来的。据说南宋学者朱熹来游过的白鹿洞，就在这虎溪岩附近。

“潮州菜可难得吃上啊！”郑联一路上这么唠叨着，溜溜跼跼来到了虎溪岩。未开席之前，他早已醉眼朦胧了。用现

在的话说，他大概早已酒精中毒了。

郑成功一向驻扎在潮州附近。潮州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交界处。它的风俗和语言介乎福建与广东两省的中间，兼有两省的特点。潮州菜也是这样。郑联平常吃惯了福建菜，他兴高采烈地跑来赴宴，大概是想品尝一下别有风味的潮州菜。

昨天来访的仅有郑成功和统云两人。郑联方面可能因此而放松了警惕。今天郑成功是宴会的主人，当然要允许他的厨师和其他人员登陆上岸。郑联方面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一百多人来到岛上也并未感到怀疑。这些人担着东西，推着车子，打扮成厨师和杂役的模样。其实都是挑选出来的士兵。

郑联方面曾提出要不要派人来帮忙。郑成功婉言谢绝说：“一切都由我们准备。只有女人无法准备。请你们准备女人吧！”

郑联果然带来了五个女人，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喂，连你的女人也准备了！”

“我的就算了吧！”郑成功苦笑着说。

“不要客气嘛！人生几何 能抱着女人就抱着，哈哈！能喝酒就应当喝。”郑联一就席就拿起了酒杯。

“啊唷！别这么着急嘛！”有一个女人一边这么说着，一边拿起酒壶给他斟了酒。

“当然着急罗。不是说我的本命星今天就要落了吗！明天我就要同酒和女人分别啦！”

郑联当然是开玩笑说的。但郑成功一听这话，不觉神情紧张起来。

统云曾亲眼看到过所谓妈祖的启示，但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件事告诉郑成功。

郑成功突然怀疑暗杀计划是不是被泄露出去了。不过，他马上就打消了这种疑虑。

在大家庭的生活中，郑成功从小就深知他这位堂兄的性格。他要是知道了暗杀的计划，现在决不会是这个样子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要说自己的本命星今天就要落了昵！？

“嘻嘻嘻！跟酒与女人告别，将军大人真会开玩笑！将军大人怎么能没有酒和女人呀！嘻嘻嘻！”女人抱着酒壶笑着说。

“这可不是开玩笑，有人这么预言啊！”郑联说后，咕嘟一口喝干了一杯酒。

“什么人说了这样的预言呀？”郑成功问道。

“哈哈！听说是一个女叫化子。有人说，月亮一圆，就有人要发神经病。昨天不是中秋吗，有那么一两个人脑袋发昏也不是大惊小怪。”

“不过，这种话可不吉利啊。把她抓起来没有？”

“一个疯叫化子，哪有闲工夫跟她计较。听说叫人一叱呵，她吓得溜掉了。哈哈！”郑联谈到这个预言，似乎丝毫不放在心上。看来他在郑氏家族中是最少迷信的了，他本来就不太相信什么灵魂、预言之类的话。

统云没有把女人的预言告诉郑成功。看来郑联的部下也没有把详细情况，特别是最后的情况告诉他的主人。不管郑联怎么不迷信，他如果听到要抓那女人的汉子被定在那儿，然后又倒在地上，他恐怕也不会一笑置之的。

“我也听到了这些话。”女人一边斟酒，一边这么说。

这女人听到的肯定更为详细。在那个缺少娱乐的时代，闲聊就是最大的娱乐。在女人们无事闲聊时，一定要把听到的消息刨根挖底打听清楚。

这斟酒的女人肯定也会听到许多不寻常的事，但她不能跟郑联说。在这厦门岛上不知道妈祖启示详情的，恐怕只有郑联一个人。郑联已成了孤家寡人。

“还听说我的本命星将要在什么地方陨落哩！哈哈！”郑联快活地说笑着。他并不感到这个预言有什么可怕。

“噢，说是要在什么地方陨落呀？”统云这么问道。

“是什么地方呀？是仙洞吧？不！是醉仙岩。……不！不是这个地名。嗨！管它什么地方哩，反正都是胡说八道。”郑联大概听到过半山塘这个地名，但他早就忘掉了。

统云思想里早就作了准备，如果郑联能记住半山塘这个地名，他就要建议郑成功变更地点；说不定还要建议他放弃暗杀计划。

可是，郑联显然对预言根本不放在心上。计划看来还是可以照旧进行。

郑成功一听这“预言”，似乎更加确信暗杀计划一定会成功。

宴会开始了。这是一个既不需要致词也不需要答词的宴会。美味的潮州菜摆了满桌，喜欢吃喝的郑联大为满意。

郑氏家族自从郑芝龙当了明朝的官以来，行动举止和礼节仪式都有所进步。因为要根据官职等级，出席相应的正式场面，所以不能流露出过去的海盗习气。不过，郑家虽然慢慢地变得文明了，但各人之间还有程度的差异。郑彩和郑联兄弟就是两极的代表。郑彩喜欢花草树木，郑联却整天过着

荒淫无耻的生活。

由郑联主办或以他为贵宾的宴会，仍然充满着海盗的气氛。不弄成这种气氛他还不答应。按照礼节，筵席上准备了银筷子，但他最后竟用手抓东西吃，吃得“杯盘狼藉”，他似乎才心满意足了。

玉屏寺里有一间大厨房。寺里每年要布施一次饿鬼，所以厨房造得很宽大。平时寺里和尚做饭只用其中的一部分。这天郑成功向寺里借了地方，因为是办宴会，厨房里忙乱不堪。不过，仔细一观察，拥挤在厨房里的人当中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真正忙着做饭做菜。

那些多余的人装做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，笨拙地在洗盘洗碗。其实这么多人反而碍手碍脚。

宴会快要结束了，厨房里不断地有人溜出去，慢慢地冷清下来。本来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事。不过，今天厨房里的人数未免一下子减少得太多了。因为厨师和那些碍手碍脚的人都是准备暗杀郑联的，他们都撤出去准备他们真正的工作了。

“啊！吃饱喝足了！”郑联张开双臂，伸了个大懒腰。

“粗茶淡饭，太简慢了。”郑成功故作谦虚地说。

“太好吃啦！……我说老弟，咱们那儿没有潮州菜的厨师，你能给我们几个厨师吗？”

“可以可以。随后我给哥哥送几个手艺最高超的厨师去。”郑成功为自己说的“手艺最高超的厨师”这句话苦笑起来。他给堂兄送去的将不是带着菜刀的厨师，而是手提利刃的壮士。

“那咱们就告辞了。”郑联发话说。

关键的时刻一分钟一分钟地在逼近。

郑联一伙连同女人不过二十人。他从来没想过在自己的老巢厦门岛还需要什么警卫。从虎溪岩到万石岩不过一公里远。这么点路程当作醒酒散步最适合不过了。女人们坐轿子先走了。郑联带着十几个部下，打着灯笼，慢悠悠地在山路上散起步来。

“这灯笼没用。”郑联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明月，心情愉快地说。

“是呀，这夜路真亮啊！”随从的人附和说。

“就是嘛。把灯笼扔掉吧。月亮这么亮，还打着灯笼，月亮菩萨也会不高兴的！”郑联抡起手里的灯笼绕着圈圈，没走一两步，脚步却踉跄起来。

“将军小心！”随从担心地说。

“这里伸出了一块岩石！”有人提醒郑联注意。

“没什么！没什么！从万石到仙石、虎溪，就跟咱们家的院子一样，闭着眼睛都能走。不要这灯笼！”郑联一边这么说着，一边把手中抡着的灯笼使劲扔出去。但他毕竟是喝醉了，尽管使了很大的劲，灯笼扔得并不远。那黄黄的灯笼在月夜的空中划了一道弧线，落在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上，然后又滴溜溜地滚落在路旁，燃烧了起来。

“哈哈！烧掉啦！烧掉啦！把一切都烧掉吧！”郑联这么大声地叫喊着。他已经酩酊大醉，恐怕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叫喊什么。

“将军注意，要下坡了！”随从提醒他说。

“知道！知道！我不是说过吗，跟咱们家的院子一样嘛！”郑联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住了，大声地笑着

说：“哈哈！想起来了！说我的本命星陨落的地方就是这里！对！就在这里！……半山塘！对，就是半山塘！喂！你们还能看到我吗？没有陨落吧？”郑联回头问他的随从们。

“没有陨落。”随从回答说。

“现在还没有陨落，马上就要你陨落！”路旁岩石的后面发出了声音。

“什、什、什么人？”郑联东倒西歪大声地喊道。

“马上就要陨落的人没有知道的必要！”随着话声从岩石的后面跳出一条汉子。他身着黑衣，大概是为了躲在黑暗中不让人辨认出来。不过头上却扎着一块白布，在夜色中十分醒目。这汉子的右膝边闪闪发亮，原来挂着一把出了鞘的利刃。

“呀呀呀！……”郑联连连地眨巴着眼睛，一时判断不出眼前出现的究竟是事实，还是醉酒造成的幻影。

“暴徒！”从部下的这一声喊叫中，郑联才明白那汉子是现实中的人，而且似乎是个刺客。

郑联的部下迅速靠拢到郑联的身边。但他们也在今晚的宴会上喝醉了。映在郑联醉眼中的这些部下也是脚步蹒跚，摇摇晃晃，看来已顶不了什么用。他心里想：“这下可糟了！”

岩石背后不只出现一个人，好象是天上掉下来、地下冒出来似的，前后左右一下子出现了几十个持刀的壮汉。他们的打扮跟最初出现的汉子一模一样。头上缠着的白布看来是他们的标记。

“一个也不能让他跑掉！全部在这里消灭掉！”还是最初

出现的那个汉子的声音。

他们对胜利有着充分的把握，担心的只是有人漏网。已经在这儿露面的看来还不是人数的全部，一定还有人已把这里包围起来。郑联虽然喝醉了，这么一点常识他还是明白的。

“中了郑森这兔崽子的诡计啦！”郑联咬紧嘴唇。他已推测出这些刺客是谁派来的，但已经晚了。

“啊哟！”很快就传来了呼喊声，防守方面的左边的一角崩溃了。

接着前后左右发出一片喊声，乱糟糟地分不清是哀呼声还是呐喊声。扎白头巾的人一步步地逼近，那一片白茫茫的人群在追逼着郑联。

郑联早已不想拔刀了。拔刀也没有用。而且他整天沉溺于酒色，早已掏空了身子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

“乳臭未干的小子！”当刀砍到他脑袋上的一瞬间，他这么骂了一声。。

“乳臭未干的小子”是指郑成功。郑联平时当着郑成功的面，称他“阿森”，背后就轻蔑地称他为“乳臭未干的小子”。

郑成功是首领郑芝龙的长子，经常受到人们的颂扬奉承，郑联感到嫉妒；自从隆武帝赐了国姓之后，这年轻人到处被传颂为“国姓爷”，郑联当然又不高兴。嫉妒的结果，就想扭转这一现实，极力对对方表示轻蔑。郑联经常耸着肩膀，鄙视地说：“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没什么了不起！”

他哥哥郑彩现在正率领船队在海上作战。郑彩临出发时曾跟他说：“要充分注意国姓爷来往的船只！”而郑联却冷笑着